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

〔疏〕

子曰至先

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云從我於陳蔡

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衰。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子曰：從我於陳

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問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德。行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所也。德行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

德行顏淵問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

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
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
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
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
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師資問答以相
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
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
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也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問謂非毀間廁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廁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

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鑪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鑪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也。此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子孰為好學。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顏淵死。顏路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子曰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

疏

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

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并三章記顏回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

爲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

爲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

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

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爲大

夫不可徒行故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

文也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

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

已也再言之

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者痛惜之甚

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疏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

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爲慟而更於誰人爲慟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

之故不聽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

葬我不得割止非

疏

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

其厚葬故云耳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季路問事所爲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

疏

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

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

故不荅也閔子侍側問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兒

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

疏

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

閔子侍側問閭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問問中正之兒如也者言其兒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兒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

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疏

魯人

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爲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問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爲中。注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内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疏

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及

疏

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

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為賢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所為過當而不及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

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氏富於周公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疏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

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

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

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

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

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柴也愚弟

高柴字子羔參也魯孔曰魯鈍也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辟文

由也嘽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嘽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
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疏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
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嘽
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嘽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
有二一曰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
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
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
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
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
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

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
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
柴字子羔鄭立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
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畔嘖。正義曰舊注作嘖嘖字書嘖嘖失容也言子
路性行剛強常嘖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
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
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
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卽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
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
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
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
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
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爲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
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竝教六子也云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竝教誨之而
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嘖之
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
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

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

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

入於聖人之奧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

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疏

子張至者乎。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以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子

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賤窮救乏之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

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

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子路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疏

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致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